



中国作家网推出精品文选《灯盏·2019》

《灯盏·2019》： 留下我们共同成长的足迹

□刘秀娟

变的省思……凡此种种,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读来,却仿佛重临嘈杂而火热的人间,更觉寻常之珍贵。

网站原创作品多是普通之人所写寻常之事,家乡和家庭一直占据着书写的核心位置。因为这种贴近,更容易让人心生感触。读《杨柳》,许是同女性的缘故,以及忆起孩子幼时请保姆的种种曲折,竟禁不住泪流。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雇主与保姆的关系都越来越令人烦恼,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与内心的“怀疑提防”构成一触即发的冲突关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是在两个世界里。而“我”和保姆柳柳,则用自己的真诚、体恤、努力去消融可能的隔膜,彼此尊重、信任。最为动人的,是“我”在12年后,依旧惦念、感恩、疼惜这个美好的女孩。虽是日常琐事、过往旧事,但因是作者夜深人静之际思想故人的絮语,就多了一份属于深夜的孤独、深沉和幽远。这是回忆,更是唤起——愿人与人之间相互珍视。

更多的文章,如《乡村冬夜》《村庄的声音》《我要上学了》《白马河的“社戏”》《簌簌衣巾落竹花》《父母篇》等等,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物,耐心摹写故土故人,怀着不舍之情留下个人生活的底片,亦构筑起山南海北的乡村风物志。记下的,正是逝去的。回望的过程,是记录,也是对生活的重新描绘。于是,在隔着时光重新打量中,不起眼之物也涂了让人留恋的釉色,如一位作者笔下那只普通的大碗,经年使用的盘碗深藏着一份温暖,“白天喂食血肉,夜晚生出精神”,“这碗里盛放的何止是食物,分明是她和父亲经年的对话。如今不同的是,我在重复着父亲当年的话,母亲则继续着她的絮叨”(《母亲的大碗》)。小说《梧桐谣》里的婆媳,对峙般坐在村头,单等着大板回来,首先诉说自己委屈,然而见到久别归家的大板,“大板娘和灵芝相互对望了一眼,最终,谁都没说出砸锅的事情,一同朝村子走去”……这些作品,从艺术上而言,少有惊艳之处,却胜在

真挚与细腻,朴素文字里浸透着生活的百般滋味,简朴的、辛酸的、坚韧的、温暖的、愧疚的、感恩的……引动我们心底珍藏的抑或即将遗忘的种种,读来如同回放自己的过往,一桩桩一幕幕,时常离开作者所叙之事,生出对自己生活的感悟。

随着作者数量的增加,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作品的风格日渐多样。梦兮、殷金来、黄爱华、禾源、雪夜彭城、徐春林、予衣、孙茂、朱湘山、牧之、东夷昊、蒹葭……我在编辑们的称赞和讨论中,越来越熟悉这些名字。梦兮的创作很活跃,他的诗多草木意象,内敛、哀伤,以一副柔软的心肠写生活的艰难、令人疼痛的亲情。同样带着挽歌的调子,同样是乡村物象,赵华奎的诗却是粗犷硬朗的,带着黑铁的、烈焰的质地。同是写乡村,毕俊厚和他们的差异更加明显。在梦兮的诗里,能明显感觉到古典诗词的影响,虽然他大多数时候是“反田园”的,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不避颓败与苦难,但他的审美取向、情感方式,以及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是与古典诗歌相呼应的。毕俊厚却有很强的现代意识,他的结构、意象、节奏,都是主动打破惯性的表达,时空的纵深感、情感的复杂性,都得以延展,颇具气象。在相似的事物和经验中,不同写作者表现出内在的差异,丰富、拓展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作为编辑,乐于见到更多异质的、大胆的表达,有人坚守,有人僭越,以至共生、纠缠、搏斗,多

样性的生态才更富生机活力。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这些作品整体而言是指向过去的,其中当然包含着与当下生活的对话,所有往事里都包含着今日之“我”,但这个“我”难免会带着“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来重新梳理、评判、纠正、解释那个时刻的体验,让读者更觉圆满、通透、满足,但缺少了一些当下的、共时的体验。当然,此时之“我”更难捕捉,甚至是不可靠的,包含矛盾、犹疑、迷惑、未知,即便如此,都是我们在此时此刻的体验。打破稳定的叙事结构,呈现生活的变动不居;打破“面”的铺展,像大头针一样钉住栩栩如生的“这一刻”;改变一味的线性讲述,更加自由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闪回;不必太实、太满,不妨再精简一些,或者留白……这虽然是我的个人趣味和偏好,但不失为作者和编辑可以一起去探讨、尝试的方向。我们希求一些新的素质,但不必为此焦虑,有了土壤,总会有风吹来有鸟衔来更多的种子。事实上,在2020年的作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写诗的黎落,比如写小说的王小勃、刘雪霜。我们盼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愿意将中国作家网作为自己创作的试验田,大胆播种,恣意生长,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特别要说明的是,2019年年底,中国作家网对原创频道作了非常大的调整。优化了投稿系统,用户体验更加友好;为注册用户中的鲁迅文学院学员开辟专区,保持这个群体的凝聚力;邀请各地文学内刊和活跃的作家群驻站,把活跃文学创作与服务基层文学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每周之星”评选机制,每周五在网站、微信、微博等多个平台共同推荐、点评一位作家,种种举措,使这个频道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在此基础上,网站开设“原创作品线上改稿会”,邀请知名作家、编辑来点评我们和网友共同选出的原创作品,全程直播,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向来关心基层文学创作的铁凝主席鼓励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网直播原创作品改稿会集结名刊名家,与基层文学爱好者良性互动,拓展了‘解渴’的网络文学空间,在增强公共文学服务,切实帮助基层写作者的探索中见实效,有新意。希望不断积累经验,办成品牌,以利于推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建设,丰富全社会的文学生活。”

对中国作家网来说,这些都是美好的收获、温暖的鼓舞。在不寻常的2020年,我们只有加倍努力,才能不负大家的厚爱与期待,不负从病毒中夺回的这珍贵人间。

(作者系中国作家网原总编辑)



作品节选

雨天,漫步上江河公园,被雨独特的“骨力”“姿态”“韵味”“气魄”吸引。雨霏霏而细,草摇曳而碧。雨,面对这人世间,如少女展颜摆腰,婀娜多姿,带着少女自有的妩媚、羞羞答答降临人间,瞬间就潜入到蔓延路面的草丛中。我为上天所绘的“雨景图”而酣醉。钱锺书《中国诗和中国画》:“《全宋词》陈德武《望海潮》:‘对无声诗,哦有声画,仪形已见端倪’;这两处的‘有声画’指诗,‘无声诗’指景物,有画引中,指入画的真山真水。”寻常的雨有诗的韵味,有画的飘逸。雨是诗,雨景为画。雨声如《庄子》“山林之最佳,大水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枹,似圈,似白,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谔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焉,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有天籁、地籁、人籁之共鸣。

远处电线上停一只孤独的燕子,在雨中缩着头,湿湿的羽毛紧贴在身上,双脚立在电线上,脚趾紧紧勾着电线,摇摇欲坠,偶然伸着头左顾右盼,是在寻找回家的路途。迷路的燕子如此无助。儿时,老宅的燕巢在雨天总是热闹的,叽叽喳喳的,相互轻轻啄着对方的羽毛,掸去雨水,掸去飞翔的疲惫。如此亲密友爱是令人羡慕的。偶然,也有一两只燕子不知归路,那天燕巢便会少了一丝愉悦,多了一份期盼。我也会在门口等待着燕子从雨中回家。如今想来,没有归巢的燕子定是站在某处电线上左顾右盼地寻找回家的路。——节选自苏德来《当时只道是寻常》



沿得阳江北上,一脚跨过长江,啪嗒一响,落脚的竟然是黄梅地界。早春时节,黄梅烟霭缭绕,百里沃野、千顷湖而因之百媚千娇。身姿婀娜,裙裾拂摆,这柔媚的一江活水的滋润,让我的家乡黄梅花团锦簇,四季分明。清明一过,世界变得亮堂起来。南来的春汛裹挟温暖的气息,叩问静默的土地,一声,两声,三声,五六声。土地不再沉默。它在躁动,在孕育,在等待生命的萌生和爆发。应和了春的召唤,花儿草儿悄然爬起,来不及洗净尘土,已然怕生似的站立在风中,娇弱地一笑。风越来越温和。五色花草呼唤着,传递着,感应着,次第开放。这简洁的过程无声无息,在无声无息中实现生命的繁荣。风雨中,蒲公英举起了小花伞,黄金菜也急不可耐,一夜富态起来。最寻常的忍冬挂起了成串成串的花朵,黄的似金,白的似银。披金戴银,忍冬因之又称为金银花。在乡村,在原野,红花草是季节的主旋律。四畴上,或红或白的花朵轰轰烈烈,浩荡千里。当红花草有些儿倦怠,当粉嫩的帽子还项在头上来不及摘下,尖锐的犁铧已然在肥沃的原野掀起波浪。是的,波浪,是泥土,新鲜泥土泛起的波浪。这湿漉漉的、荡漾着浓重泥土气息的波浪,将红花草埋下来,埋下来,一茬娇羞的生命被无情地窒息,但是,不要叹息,不久,这美丽的草儿将升腾起新的魂灵,孕育出最壮美华贵的花朵。水稻,啊,这养育天下人烟的第一植物,竟然以这样的姿态接过了生物链中壮美的一环,完成了生命的升华。在唧唧呀呀的歌吟中完成造化的写意,乡村原野因之丰富,因之绵延,因之多彩。——节选自周火雄《大地的衣裳》

在医院,他的境况大不同于以前。两个月以前,他上下床还自如,轻轻松松。现在像个乌龟,上床就像乌龟翻墙,先伸出一只手撑在床上,再把屁股挪到床上,尽量往里挪,挪不动了,又伸出右手在床头撑着,慢慢把上身放下去,嘴里还“哟哟哟”地喊着,脖子疼,肩膀疼,背疼,碰不得。放好了上半身,又提右脚,再提左脚,把脚放床上去。我娘说:“你像个千年老乌龟,又活不得千年,活千年才好。”他不回应。我要帮他,他拒绝,说:“我还活着,让我自己来。”医生跟我讲,你爹没多少时日了。“能不能过年?”“看他的意志了。”我相信他的意志,一直相信,也将永远相信,他是这世界上意志最坚强的男人。他不想死,尤其是在这个关头,他认为他绝对不能死,他得活着。他从护士那里知道了吗啡的副作用,开始减量,再疼的话,他就握紧水杯,疼不过了,也不吃药,叫我帮他按摩按摩,哪里疼,按哪里。按着按着,他说:“你还是回广州吧,这阵子我死不了。我把大家都拖在这里,不是个事。叫你娘把那几只鸡交给邻居照看,让地下来操心我。”

我娘把家看得很重,把七只鸡看得很重,把一块地里没挖的红薯看得很重。我娘说:“他死了,我还要过日子的。”他对我说:“我死了,你娘怎么办?”我说:“你安心治病,没那么容易死。”他说:“我不想死,哪个活人想死?我已安排了,到时候,你妈会把钱拿出来,连柴火我都准备好了,不要你们兄弟出一分钱。我就担心你妈,我死了,她怎么办?”他俩打打闹闹一辈子,到这时候了,才看出来,农村里的这些夫妻,算计、吵架、打骂,都不完全是真的。他们的爱,不显山水,却是实实在在的一辈子,一辈子都没提过一句离婚散伙的话。回看我这辈子走过的路,比起父辈,简直渺小得不堪。我说:“你想多了。”他说:“我还想活个三两年,那时候,大孙子大学毕业了,可以自食其力了,我也放心了。”“面死而生,心想事成。”我说。他看着我,像看个陌生人一样,仔仔细细从上到下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开始吸氧。——节选自欧阳杏莲《面死而生》

太阳在山坳口努力地往上挣扎,却还是敌不过蜂拥而来的暮色,慢慢地,由一轮耀眼的火球变成一只红黄的盘,围绕的云也被这红晕染着,陪太阳涂着最后的一抹色彩,阴影越来越浓,终于,红盘被吞噬了。望着沉入山际的太阳,忙活儿的农人们叹着气,没忙完的活儿,只有等明天了,日子太忙,真恨不得扯根绳子把太阳拴起。在暮色的催促里,他们扛着挖锄、挑着粪桶忙往家赶,农人们知道,暮色也不会停留太久,黑夜会随之而来,家里家外,还有一大摊事。白天和黑夜分了工,农活儿也分了工,白天有白天的农活儿,晚上有晚上的农活儿。各家各户的鸡、狗、牛、羊在天黑之前自动进圈、钻笼,这些动作它们烂熟于心,就像是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谁也不会回家,谁也不会走错,坚守着自己的方寸之地,恪守着对家的忠诚。就像农人守护

着土地,哪怕贫穷、艰辛,依然固执、长久、永不放弃。这也是一种特别的乡村之道,生存之法,和城市的宠物相比,它们则更加懂事,朴实无华。睡了一整天懒觉的猫此时精神抖擞,伸伸腰,洗洗脸,为出门做着准备。对于夜晚,它们比人要淡定得多,它们是黑夜的行者,也是黑夜的拥有者。霜风四起,冷冷地掠过村庄上空,呼狗唤猫的声音悠然远去,草木垂头,牛羊寂然,乡村的冬夜,就真正来了。乡村的冬夜,火才是真正的王者,有火就有温暖,有火才有故事。灶膛里,旺旺的柴火烧起来,那柴火,烧红村上一轮轮的太阳,煮沸村上一瓢瓢的月亮,周而复始,为农人熬春煮夏,世间的杂烩在锅里扑腾。火如莲,锅若佛,一火一锅,尘世的油盐醋米便在沸腾的汤锅里参禅悟道。——节选自黄爱华《乡村冬夜》



在高原上望月,由于是高海拔,没有污染,这里的月亮,月面“天庭”饱满,月色清透透明。月光则像藏民的性格,爽朗明朗,通透豪迈。许是裹挟着高原的气势,高原上的月亮,更给人一种幽深、厚重之感。洪荒时期,高原的月亮是孤独的、冷肃的,它默默地用清冷的目光注视着一切。视线所及,一片沉寂。自从青藏高原诞生后,高原的月亮便不再形只影单,月光也热烈起来。从此,它与高原相守相依。白天,万物接受太阳的滋养,到了夜晚,一切便融入了这月光里。月华普照之处,圣湖神山、宫殿庙宇、人文风物,尽情接受月亮的润泽。伴随着高原的不断“成长”,其“内存”也日趋丰盈、充实。月上东山时,月亮开始与高原倾情互动,交流“物语”。天长日久,便萌生了哲思与思想。如果把高原的太阳比作父亲,高原的月亮便是母亲。夜幕降临,太阳悄然离开,把白天的喧嚣、躁动、不安交付给月亮。这时,月亮便显示其母爱的温存、博爱。温柔的月光像一把梳子,慈爱地梳理着白日被风吹裂的山的皱褶、湖的波纹,把白昼时太阳带给高原的喧哗、骚动轻轻抚平,山、水、高原静静地接受着她的抚慰。这时,月亮铺照的高原,展示出另一番别有情致的风貌。一样的月光,落在不同的景物上,便会使人产生多彩的联想。流泉的月光,化为一溪雪。如果雪山上的雪得了月光,会是什么意象呢?我想,若是雪得了月光,已不仅是一种意境,而是一种化境、一种禅境。——节选自毕季青《高原的月亮》